

甲骨文辨證上集
羅振常著



中

風

文

辦

豐



餘杭章太炎先生於甲骨彝器之學素
所蓄衷，曩歲爲「理惑論」曾揭五疑，居難者
金。然言「吉金箸柔，寧皆屬器」。而於甲骨
尤深惡痛斥。謂「近有持尋龜甲者，文如鳥
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
國土可遯，何有文字？」言之聲色俱厲。

比者金君祖同，尋其手書四通，其前二通
均以甲骨文真偽爲主題，所見已較往年大有
改進。如謂「鐘鼎可信爲古器，其什有六七，甲
骨之爲物，真偽尚不可知」，於鼎彝已由竄疑

變而為肯定。於甲骨則由否認變而為裏疑。此
先生為學之進境也。再隔若干年，余深信甲
骨可信為古物者，計有六七。之語必將出於章
先生之筆下矣。

裏疑辨偽乃為學之基階。為學與失之過信，
寧取乎多疑。子輿氏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此
終古不利之論也。鼎彝甲骨，誠多偽品，然而
疑之有方，辨之有術，富有經驗之士，於其真
偽之間，幾於一目可目別白。所貴乎學者，即
在養素自己之目力，先期鑒別之精，寀更進

而求其高深。若徒懲義而吹鑪，因噎以廢食，
剔于：然与木石尻与存底遊可耳。又焉用學為？
章先生乃小子專家，於聲音訓故之業蓋集乾
嘉學派之大成，若能移其力於古器物學之探
討，其所獲必能軼羅王而邁吳孫，特惜其疑
之過深，遂不免屏之過絕。金君謂「先生以經古
文家之三場，為護許運動，若叩其初意，亦不免
為違心之論」，此評或不免稍失之苛；然而平心觀
之，深知先生實有所蔽也。

竊觀先生之蔽，在中盡信古書。一若於經史

字書有微者則無不可信，反之則無一可信。實則古書之存世者幾何，而存世者亦饒有真偽之別。如尚書僅存廿餘篇耳，晉世偽古文，在閩百詩惠定字之前，其誰不且為乃唐虞三代之真書？然在今日，刪離初中，生亦能知其為偽矣。今先生於鐫款所及，胤之周官信之，於龜策列傳所著之「畧聞」信之，於邯鄲淳三體石經信之，乃至荒唐如紅崖碑之類，亦信之，而獨於彝器甲骨則深致疑而不肯多假思索，此實令人難解。至謂「文字源流除說文外不可妄求」，寧非先生自身所當

理之惑耶？說文誠為小字之良書，欲明真書之根
本，因當視之為總龜，即欲明古文之源，亦莫不賴
之為梯航。今之治甲骨金文字之學者，胥奉許氏
為不祧之祖也。然而許書乃文字以字之源，並非文
字之源，二字焉可混？許氏生於東漢，去古已遠，
所說解以小篆為主，闡出左籀，為數無多，且大半
周末文字。其後叙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
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侷，是許於鼎彝未嘗
加片裛疑，但既言經，則其所見未廣。設許氏
而生於今之世，其所為書必大改舊貫。故愛護許

氏其子，遵循其精神，不可謂暖昧其陳跡。

識字有賴於師弟之傳授，有賴於字書之檢

閱，固為經常之門徑，然舍此以外，不能謂盡無它

途。蓋人類有推理之智能，文辭有一定之軌跡，古

文奇字，雖不見於字書，雖無徵於典獻，苟非隻

字單文，率可繇家觀之論證，參騷互讎而得。如

丁之作，除金文外，於任何字書均所未見，章

氏不已云「霍然無疑耶？」（見理惑論）人患不

知用心耳。苟知用心，有如國際復探，雖密碼

電報亦有法破之，何況祖先所已曾使用之文

字。字亦終有未可盡識者，則臣可供參，互比釀之
資料有未備耳。資料未備，論證未充，而妄加揣
測皮傅，則「鵠突」「專輒」之議自所難免；然若以
其難去而棄置之，或以其小而不屑為之，受人
欺誑，釀為嘲笑「之事或可無，但非好古敏求之道
也。學無所理大小，亦無所理古今，其要亦在追求
客觀之真理而化除主觀之成見。春秋秦漢以來之
事固不可廢觀，然而殷代史跡胡可置之不問？
孔子之不斥黃帝者，臣黃帝亦出於道家所流之
所依托，實無物可言。殷世殊不然，此乃吾國文化

之淵源。先史者欲觀春秋秦漢以後而不問殷世，
是猶欲窮河源而不問星宿海耳。

且子有不可因人而廢也。羅氏振玉之於甲骨
彝器之學，其功實不可沒，而甲骨彝器之學亦早
已超脫乎羅氏之樊籬矣。甲骨彝器之研究近
來日臻完備，其所裨補於商周史實者已甚
多，有諸家書象在，今不具論。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二日

郭沫若

真茹四才剛一號

全

祖

同

先

上海同字地同福

聖十號

故宮博物院



蘇軾結

十年

西清硯譜摹

南素里六慎學校之誤人後學佗師所見甚甚

文字源流除說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偽且

勿論甲文始見于刻鐵重乃自秦師而西沿得之據榮肆言本

自河南六不言定在清輝或德也其法罪據王附命殷重而但問其文字不可識者非實識之非罪

作偽考作：夫振玉手其字改于說文碑版信史字古無微振玉何以

能獨識之乎非特甲骨文為之鐘鼎彝器真者固

什有六七但其文字不可識者又非實識之非記始于

歐陽公晉與叔等手字改無識區區諸公何以能獨

識之其文字者十日相傳始可疑義例如小兒初識
方塊之必其師與父先授之也師與父先授之方而受
之也其字之不常用者勿識之字音音義其在故可念也
未有千百本未見之字而能辨其識之者宋人之識鏡
鼎皆略取形似筆墨增減一切不論其共在鵠突清人
之識鏡鼎皆皮傳之書師為勿定其共在專輒就嘉
慶以前深為未甚及吳榮光陳介祺吳大澂之書本而友
鄰深為為之甚矣如以上已又施其技于甲骨正奇與明人

釋均堪碑者同例要而言之鐘鼎可信者有罔者有六
七其釋文則亦有可信者中昔之為物真偽者不可其釋
文分更無論也抑僕又有說者今人欲習信史百家必先
識字而識字之本今之真書也而真書非有人創作者
誠篆文而為之篆文又損益古籀而為之故欲明真書
之根必求之于篆文再溯之于古籀始說文其總龜也
苟與今之真書無涉流相涉者亦三皇五帝之書亦可
置之不論而沈思由佛造文由書識者乎 素書道及亭

林口知縣周清代教百年積學夙業斯語誠是也

非徒如是而已修身行己亦不外是青恨潘稼堂刻也

以清丹語多達某有所刪改原音于以皆稱固於與于寒外

異種皆稱胡稱虜史有切服一條今刊本已削去未夷

狄行乎夷狄一條今刊本有錄無音近人江雁正時鈔本

始親其真聞校勘記物梓行矣岫高願怪特謂其未行相

似其學問不必相似言基本收齋弟子語為有章於任史

所未暇深考也書覆印問起也 章炳麟刻 六月廿八日

商書考名之士往往其之好奇今人之信龜甲文無
異昔人之信岫巖碑也原其初起乃新鐵重以于北亞
西河治業舖以爲充都者若當時業舖之祇言出于河而
云亦於新鐵漸禪罪据玉附會之乃有殷虛之說民國十
七年中央大學研究院以派人往河上一番下探果得之却民居
於小原特發掘之乃遂多且却民居樁下物亦有標識之不可
排圖注取據亦何之知之是必却民自告之耳然則此之河上之人
因殷虛之說而偽造者也否則民所居于西河治業舖者